

甚麼是現代？甚麼是傳統？作曲家經常向自己詰問，如何承傳前人留下來豐厚的音樂文化，又能立足於變化萬千的現代社會，與現代的人溝通。陳能濟認為，鑒古知今，將傳統的風貌容納於現代生活，是文化人、作曲家的使命。

我第一次聽陳能濟的作品，是他的鋼琴曲《赤壁懷古》。那是從圖書館借來，放在特大圖書中的香港作曲家鋼琴作品集的一曲。樂譜上的音符，紀錄了異常獨特的聲音：低沉的八度旋律，只有簡單幾個音符，不是常聽到的五聲音階，卻滲透着古老的雅樸；自由節奏的高音和弦，像是望着滔滔大海、聽着琵琶輪掃。這些聲音在鋼琴上彈出來，既現代，又蒼老。

揉合古今

*A ble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Contemporary*

撰文：胡銘堯

Text: Dennis Wu

Photography: www.trio-photo.com

地點：明茶房

Location: Ming Cha

陳能濟
Chen Ning Chi

精彩訪問片段可於 CASH 網站 www.cash.org.hk 內瀏覽。

Selected video clips of the interview can be viewed at CASH's website at www.cash.org.hk.

陳能濟(左)與作者胡銘堯合影。
Chen Ning Chi (L) pictured with the interviewer Dennis Wu.



熱愛傳統·取道中庸

陳能濟說，他的音樂，既不傳統，又不現代。他沒有刻意去創立個人化的風格，只是從不停的寫作，一次又一次突破，卻由衷熱愛着傳統文化。「我不是保守的人，講求前進，但創新卻不可以天馬行空，因為這樣的創新，最終觸摸不到文化藝術的本質。」

求學的時候，陳能濟沒有想過自己會辦中樂團、寫中國樂器的大合奏。出生於印尼，後來移民到中國大陸，陳能濟在六十年代就讀於中央音樂學院。他接受的是學院的正規訓練，學的是西方音樂的技法：對位、和聲、配器。這些技法，在西方學院中，已發展出完整的理論。「中樂的，就是理論化得不夠。」不過，他畢業後的十年，正值動蕩的年代，他幾乎完全把作曲荒廢掉。

直至到1973年，他移民到香港，因緣際會，為當時尚為業餘的香港中樂團擔任指揮和編曲。「那個時候，香港很多人喜愛中樂，業餘的樂團多不勝數，對這類合奏音樂需求非常大。」他重拾創作的筆桿，為樂團譜曲。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中樂團，已有進取的委約制度。吳大江、林樂培、關迺忠等大師，帶來不同的聲音和撞激。《昆蟲世界》、《秋決》的新派節奏和樂器技法，《拉薩行》的豐富想像力和多變的色彩，這些具實驗性的作品相繼出現。陳能濟為自己訂定中間路線，耳朵向新音樂張開，心繫着要將傳統文化帶給更廣泛的現代聽眾。他寄語作曲家，即使現在的人寫音樂，是要用現代的語言，歷史的根，卻不可輕輕抹去。「怎樣將傳統、民間風俗、地域特色，容納在現代的大都會，是文化人應有的使命。」

雖然如此，他說：「我不是要寫傳統的作品，而是要在傳統的框架中尋突破。沒有突破，就沒有生命。」文化不是寫在書上的舊知識，而是活生生的有機體。「以前的人，有以前的文化背景。現在的科技，發展得快，人要追求新潮流，接觸傳統的機會自然少。」所以他涉獵民間及不同地域的音樂，一邊寫下新的音符，一邊在遼闊的土地上尋根。

寫交響詩·自我挑戰

今年，香港中樂團再次委約陳能濟，要寫一部夠份量的作品。他選了赤壁之戰作題材，大概也是因為香港人熟悉的緣故。小說、電影、漫畫，三國的故事從不同的渠道滲入現代香港人的腦海中，談起周瑜、孔明和曹操，面孔都是大家熟悉的。陳能濟寫過《赤壁懷古》鋼琴曲，那是七八分鐘的作品，今次寫的是上半小時的交響詩，角度自然較多元化，挑戰也更大。陳能濟形容，音樂既是抽象的藝術，最難的就是講故事。

可是，他正是以音樂講故事的能手。寫過音樂劇、歌劇、舞劇，甚至為兒童講故事的短劇，陳能濟多元的背景，以音樂敘事，可說是駕輕就熟。譜寫四樂章交響詩《赤壁》，他設計了多個向度：有描寫三位人物個性的面譜，大戰前的草船借箭和三氣周瑜，也有放火燒船、把曹操追殺到華容道的大戰。以交響樂的陣容，寫出古老戰爭的氣勢磅礴，可說是他創作生涯的另一高峰。陳能濟說，「我想這是自己給自己的挑戰。」

把握機會·寫作不斷

1989年，他在台灣成立高雄實驗國樂團，經過五年產量極豐的時期，他回到香港，不久後寫了《城寨風情》。這部港產音樂劇，由香港話劇團、香港舞蹈團及香港中樂團合演，盛大製作一時無兩。第一次寫音樂劇，陳能濟坦言也是一種摸索。導演杜國威一言，為他創作此劇的路向定調：「一首作品只要在觀眾聽過後，離開劇場仍要哼着唱的，就是成功了。」雅俗共賞，正是這部作品需要的重要元素，亦肯定了陳能濟堅持了十幾年的路線。

1994年寫《城寨風情》，2003年更被委約寫歌劇《瑤姬傳奇》，其間更有不少大規模的作品，令陳能濟成為份量極重的作曲家。他坦言，香港的創作機會不多，作曲家沒有甚麼選擇，只是機會一來，便得馬上把握。陳能濟喜愛寫大型作品，但香港這幾年創作的機會日漸萎縮，亦沒有了《城寨》和《瑤姬》規模的製作。「以音樂人來說，我算得上是幸運的一個。」在香港中樂團於4月的「香港作曲家節2010」中，陳能濟選了《城寨風情》幾個著名段落，編成組曲演出。

說是維持着中庸的風格，其實陳能濟不乏大膽的嘗試。在台灣時，他寫了《八音集》。「這是我唯一的無調性作品，很富實驗性。在台灣首演後，差點把它都忘掉了。」這首作品，也許偏離了陳能濟自己的路線，聲音連自己都生疏了，不過首演時，樂師還未充份掌握嶄新的音樂，也是其中原因。「十年後，台灣國家國樂團遴選指揮，指的是這作品。唱片寄過來，就連我也對這聲音感到驚訝。」十年間，技術提昇了，以前的實驗，如今已不是匪夷所思。這亦見證了中樂和中樂團的快速發展。

他也曾與何應豐合作製作《九天玄女》，將唐滌生的原著抽絲剝繭，濃縮成為獨幕歌舞劇。唱段用上唐氏的原著，但樂隊部份不再是粵劇的拍和，而是整個香港中樂團的大合奏，中間也要寫不少新的音樂來描寫場景。這顛覆傳統之作，卻得到廣泛